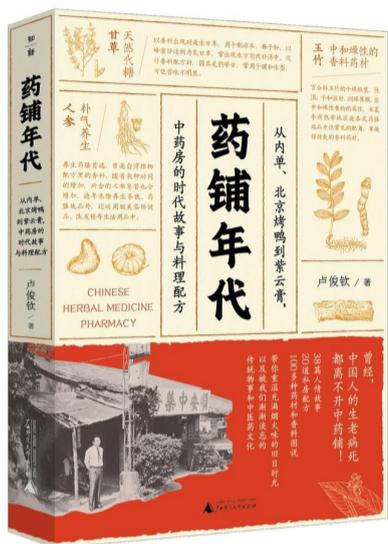


科普文学

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,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。过去,中药铺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,一张方子、几许药香裹挟人情世故,而如今,已很难觅其踪影。《药铺年代》(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22年3月)为中国台湾中医药从业者卢俊钦所著,书中记述了一家老药铺子的时代变迁,回顾80多年的特殊记忆,重现充满烟火气的旧时光,有济世救人积淀的智慧,有服务街邻留存的情意,更是对传统中医文化的传承与弘扬。



药铺年代

刘学正

翻开此书,好似推开了传统中药铺的大门,38篇情趣小文如同药橱上的一个个抽屉,每个抽屉里都封藏着一段与中药有关的故事。卢俊钦从妇人产后的生化汤、老人的养生药膳,到女性的养颜美容、生病的抓药问诊、邻居的香料配方,甚至离世后的药杆,娓娓道来,“由生到死,千百年来,一直在药铺的门前反复上演,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场‘毕业典礼’,药铺依然没缺席。”

以前,小地方没有大医院,如果遇到孩子半夜发高烧,真能急坏家人。这个时候,药铺便扮演了“急诊”的角色,应声开门后,会赶紧制作退烧药剂,虽然可能药价不菲,“不过会在半夜敲门的多是街坊邻居,总之,先让他带回家应急再说。”书中,卢俊钦还提

到了父亲帮大家“补冬”的情况,即冬至前多准备三百多贴药膳,赠送给低收入人家。慈善无关大小,都是爱的传递,随着父亲“补冬”活动的持续,还带动了更多爱心人士的帮助,甚至白米和衣物几乎堆满了药铺的空间。

“牛屎膏不是真的以牛屎制作,而是调制后,颜色很像在乡间小路上常看到的一坨坨牛屎。”卢俊钦说,从前稍具历史的中药铺,大多会有自己调制的药膏,用以舒缓肿痛、治疗跌打损伤,把这说成家传秘方也行。而这种平民化的外用药物,材料不外乎是些清热解毒、消炎止痛及止血的药材,倒也很受居民的欢迎。

同行不见得是冤家,还可以是规避风险的合作伙伴。书中写有一则“借黑枣”的故事:有天,阿公让“我”到巷口的另一家中药房去借四两黑枣,表明来意后,对方很痛快地答应了,就这么,一个孩子捧着四两黑枣跑回了家。后来才知道,现在极为平常的黑枣,在当时因为物质匮乏和中间商哄抬价格,其售价比人参还贵。从四两黑枣,可以看见同行间的情谊,看见彼此的互通有无,虽非富裕的年代,却少了同行相忌,多的是浓浓的人情味。

药到病除,除去的是病痛,留下的是浓郁药香和有情味儿的记忆。正如卢俊钦在自序中写道:“如今,它(中药铺)已渐渐从日常里退位,但那些时代人情与香料配方,依旧可以跟着我们好久好久。”

春风拂动(组诗)

■ 三都河

1 春色

总有一条小径
必然地通往春天
当我惊喜地发现
春天已春得很深
萝卜和油菜花
银白与金黄的旗帜
已举得手和脖子发酸
豌豆与蚕豆四目相对
一双绯红 一双紫黑
是不是春天的坚守
也存在着鏖战
大片大片的草地冲着
山呼海啸地飘过来
一下子把我淹得呛水
应是春耕大忙时节
车轴草的叶片上
仿佛都架起一张犁
一瓣沸水里明前茶的香
正在抖音上徐徐散开
舌头和喉结已被泡软
红袖添香的美人又上了罗子山
禁足的吟诗人打坐在一座封城
垂钓的白发老人最有耐心
垂钓着闲适垂钓着春色
山塘开着口却从不说话
看来今天情况特殊
微风拂动涟漪
它好像刚说了千言万语
只全权代表鱼

2 峡谷

雪峰山并非是铁板一块
黄岩风景区忍不住一笑
怀化大峡谷凹凸凸暴露出来
玻璃栈桥窥探到了天空之眼
越过的人群开始分流
花山滑草尖叫着亲子游戏
高高的索道飞过鸟人的身影
峭壁巉岩在挑战现代侠客的冒险底线
云集廊桥走进岁月的风雨
钟鼓溶洞凝固了千滴眼泪
白云蓝天是四季如一的美妙
红花绿叶是放眼望去惊喜
谷底栈道打开了另一个世界
一片片青冈古树群落送君一程又一程
喀斯特地貌特殊出一个避暑胜地
纵身跳下的瀑布追随诗仙太白而去

3 李树

在防疫的日子里
也不觉得寂寞
三人成众
岩门公园的三棵李树
倚靠在春天的黄昏
做着不醒的春梦
大千世界万象纷繁
它们只钟情于脚下的土地
相守相望雪峰山
何曾负我一生
岩门公园南北西东敞着门
笑迎四面八方往来人
自古道桃李不言下成蹊
三棵李树自成一处风景
季节三美人
纵情弄春风
想开一树花就开一树花
想吐一树绿就吐一树绿
半叶半花半羞半开
又有什么不可以
盛世华夏谁能忘李唐
李树有李树天赋的高贵与大气
三棵李树站在路边倚靠黄昏
恣意流露出的美和得意
仿佛大地本来就是它们的

几场春雨的浸润,几阵春雷的召唤,故乡山村漫山遍野的茶树就绽出了新芽。

一株株、一簇簇、一粒粒,青翠欲滴、饱满鲜活,泄露着春天的秘密,书写着生命的张力。这些啜饮日月精华、沐浴天地灵气的小精灵,成了季节最鲜明的符号,也成了农人最欢愉的等待。

临近清明,就是摘茶的大好时节。记得那时我还在念小学,每逢周末,往往天刚明亮,揉着惺忪的睡眼,由着母亲带领,欣欣然踏进茶地里,飞快地采起茶叶来。平素上学的书包,成了装茶的最好工具。

一会儿工夫,就攒起鼓鼓的一小袋来。望着那朝露尚存、枝叶舒展的嫩芽,心中偷乐不已。因为将这些茶叶拿到街上的茶厂一卖,好几个星期的零用钱就出来了。虽然家中的日子清贫,父母却从不曾克扣我这些劳动的果实,容我购书、买笔,自由支配。除了捡油桐、拾蝉蜕、剥桃仁换取零花钱以外,摘茶算是我最丰厚的收入了。而且相对其他几种,摘茶不用攀高爬树、下力出汗,轻松得多,安逸得多。

街上的茶厂属国营性质,高低错落落地排列着一座座厂房,皆是灰墙黑瓦的砖木混合结构。进入茶厂有一段长长的下坡,然后径直穿过一个类似操场的平坦,就到了茶叶收购车间。由于收购车间紧邻制茶车间,耳朵里全响着聒噪的机器声,说话需要轻吼才听得见。

收茶的师傅言辞苛刻,总能从上好的一堆茶叶中挑拣出几片粗叶来,以降低茶价。这让我们忿恨,却又无能为力。他还时不时地短斤少两,明明在家里称好的重量,拿到茶厂就会少掉一些,大人们往往忍气吞声,遇到我们小孩子却会争辩上几句。但茶叶评星定级的大权掌握在他手中,若真得罪了他,吃亏的还是我们。

评定茶叶的等级,是一件十分讲究的事情。茶厂制定了几十个不同的



漫山茶树香

■ 谢子清

等次,以特级为最佳。特级茶叶必须是惊蛰之后、清明之前采摘,只取茶树上最新鲜的部分,那往往是一片紧紧包裹、尚未展开的针芽,比松针粗不了多少。采摘特级茶可不是容易的事情,在我们家,得动作熟练的母亲和大姐才能胜任。像我和二姐手毛脚糙的,那细小的嫩芽常常从指间溜掉了。采摘特级茶费时费力,大半天才积攒得起来一、二两,但价钱可观,一两就可以卖到几十元。

茶叶定级称重后,收茶师傅就会在一张小小的白纸上写明收购时间、确认等级、具体重量等,作为凭证。握着这张收条,须到对面的综合办公楼,找到会计、出纳,方能拿到钱。

那是一间用砖墙和铁栅栏隔成两半的房子,而且砖墙垒得很高,年幼的我根本看不见铁栅栏后面的小半间屋子,只听见拨得飞快、噼噼啪啪的算盘声音。茶厂的经营不是太稳定,制好的茶叶有时销得顺利,货款回收也快,我们卖茶后当场就能拿到钱,有时还需要会计把收条换成一张红色的、正式的单据,搁上一段日子才能从出纳那里换到钞票。

茶厂侧对面的山脚下建有一座寺庙,寺院周围就是大片大片的茶园。茶因寺得名,寺因茶而兴,这里产制的茶叶,曾作为贡品,走进了清朝的皇都。时至今日,依然大有名气。所以,茶叶是大多数乡邻重要的经济来源,有的人家甚至栽植有几十亩的茶树,每年都要四处雇人采茶。

那些精制的茶叶,销往全国各地,进入千家万户。

我上初中后,课业日益繁重,采茶的时候就不多了。后来离家千里念师范,毕业时留在别人的城市里,一年回乡只有那么可怜的两三次,且大多是国庆、春节长假期间。春节尚未采茶,国庆采茶已过,掐指算来,已是经年不曾亲近茶树、采撷茶叶了,想念一天天浓烈起来。现在,幼年时的老茶厂早已被私人购买下来,修葺一新,还建起了高高的围墙,挡着我的视线,只能任由记忆和想象发挥作用。

每次回乡,我总要装上几包家乡产制的茶叶,带到我生活的城市。在加班熬夜、人困马乏的时候,泡上一杯,深呷几口,不一会儿就神清气爽、劲头十足了。大多数安静的时候,望着在杯盏中自由舒展、清香鲜嫩的茶叶,难免思绪万端。仿佛那来不及远去的故乡,那来不及风干的童年,正从氤氲的茶香中,一步一步地向我走来……

